



太華文鈔

山縣復著全

特 別
~20
1107



明和
1107
彌卷

太華先生文鈔目錄

卷上

三日蘇門會山村公園池詩叙

送劉穀堂叙

送鈴木憲叔叙遷松山

送志賀氏還會津叙

送北條君赴浦賀叙

三日會蘇門山公園池詩叙

知足卷記

別天舍記

學齋文社



尊聖堂記

尊聖堂記

點然居記

點然居記

易論

政以得人才為先論

卷下 諸生策

復克讓上人書

復平田伯厚書

復香取春平書

江風山月書樓記

眉府大濱鹽竈神祠碑

永田佐吉傳

敬書余錄跋

幸斯語跋

題春屋畫山水橫卷

為白井氏題周南真蹟

南野桂君肖像贊并叙

一 寺戶系馬照贊并叙

廿 泥泉齋

芭蕉公有贊

顯鬼形唱佛圖

祭二孝子墓文

古山子敬墓表

巖城井上翁墓銘

鹿垣白杵先生墓銘

復川口嬰卿書

復浦上都講書

復市川玄伯書

南野桂君像贊并叙

一 鹿垣白杵先生墓銘

題樂則樂式後

事斯語跋

太華文鈔卷上

山縣禎文祥著

北條氏華君鞞
兼重校



太華先生文鈔卷上

三日蘇門
會山村公園池詩叙

歲丙子之三月初三日，會於蘇門山公芝郎之園池。是日會者十有七人，蓋皆知名之士也。池闊數頃，在園之中央，灣桃曲柳，煙橋綠波，粼粼者石，躍躍者魚，脩竹之函邃，假山之奇絕，以助騷人之函致，以供韻士之諷咏者，不一而足也。其灣曲處，皆藉茵席，設筆研，席各可坐二三人，乃環池而臨水，一曲一灣，相望而坐，其遠近之間，可呼而不可話也。操二小艇，而巡灣曲，載酒典肉，以供賓席。日既午，天麗風和，香氣薰

人飛花襲衣。於是就席而苦吟者，有舉盃而痛飲者，有起而步者，有醉而卧者，有語者，有笑者，自庭上觀之，則宛乎若披閱一幅山水圖矣。詩成者，各持以致諸山公之前。山公蓋適然樂，頽然醉，吾輩乃傲然相狂呼而言曰：凡三日之勝會，雅致奇賞，如今日，有東都以來，未曾有也。嗚呼！東都之大，而文士之夥，何莫嘗有勝會盛遊，以雅其致，以奇其賞哉？雖然，余亦思之：東都之為都會固大矣，唯以其為大也，人物雲繁，比屋鱗次，無復立錫之閑地，乃雖有騷人韻士，安所得數頃之園池，以優遊乎其間哉？是雖有其人，無

其境，則雅致奇賞，不可得也。若夫公族邸宅，奄有數百頃之地者，其中固當有泉石花卉之勝也已。雖然，其所托以娛，大率酒池肉林，狼藉于前，皓齒蛾眉，媚嫵於側，促絃煩手，曼聲妖舞，以極其歡而後已。則一區之勝境，轉以為一凡俗地耳。是雖有其境，無其人，則雅致奇賞，亦不可得也。蓋彼華夏之大，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以映帶左右者，何限？而三日勝會，千古蘭亭，獨膾炙於人口者，豈非得一石軍以顯邪？故雖有勝境，其為雅為俗，或顯或隱，皆存乎其人矣。然則今日園池之遊，得風流文雅，如山公其人，境

之與人合、而後始雅其致、竒其賞、則謂之未曾有之
勝會者、果非狂妄語矣、况如余不佞、西海僻邑之一
野人、偶來此地、幸而得陪其末筵、則最不得不稱、未
曾有焉耳、遂略叙其事、繫之以詩云、

太華文抄卷上

送劉穀堂叙

畜鸛雛者、欲其音之好、則必擇善鳴者、而同籠居之、
然後自成、宛轉流麗、可愛可悅之鳴、典之化也、養草
木者、欲其幹之直、則植椶以扶之、欲其花葉之茂美、
則引水而灌之、把耨而耨之、培之糞之、愛養備至矣、
一禽鳥、一草木之微、欲使其善、則其用心如此也、人
欲其子之善也、可不慎其所以養之之術乎、故古之
誨子者、必擇良師、賢友、使其薰染浸漬、以成其善矣、
一士一民之卑、尚如此、况於王侯世子乎、故擇保傅
之官、左右使令、必其人、其且夕之目所覩、耳所聞、莫

非講道脩德陳善論治之事而後閑其邪慝而道其德性聰明達而材器成矣三代之於世子皆然也後世人君莫不愛其子也而多長於阿姆婦妾之手諂諛邪媚之徒之與居以養其癡以長其傲智竇塞而耳目塗如此而後求其善是所謂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而奚得乎穀堂古賀先生故博士精里先生之長子也夙以才學蜚聲於海西既膺選而為其藩世子之傳於是來在江都邸十餘年夙夜于東宮納規獻誨啓沃匡救務引其君以當道矣世子齒漸長學日進文采英粲德容粹然既足以儀表於萬民矣今茲

春將之其國也先生從焉此行也將使其國人觀世子德容之美而聞其德音之好也其國民必羅拜於道路額手相祝曰輔導有人我君聖明矣先生喜蓋溢眉矣余將為先生賀亦併賀其國養世子之懿可法也於是乎序而送之

民政要編叙

天之生斯民也，所以生育而長養之之具，莫不備焉。五穀菜蔬者，所以養其口腹也。麻縷絲絮者，所以保其體膚也。竹木金石者，所以給其營築而利其器用也。而又生聰明聖智之人，而為之君，為之師，使之教而導之，治而安之，輔相天地之所不及，而救助生民之所不足也。是以天既典之，以彝倫五常之性，而不能自盡之，則聖人制之，典法禮義，以牖之導之，使之盡其性矣。天既典之，以五穀材物，而猶有饑且寒者，則聖人立之官長，而均其政事，調之賑匱，使之免

餓寒之患矣。天之於其民也如此其篤且至矣。而代天而裁制其道，贊其化育者，則人君之職也。故曰天工人其代之，豈唯人君而已乎哉？自公卿大夫以下，凡百有司之職，皆所以亮天工也。苟代天工者，不可不明天道而知天心也。古者司徒之官，專掌教養者，其於民政也最重。而唐虞以來，此官之設亦已久矣。而能應天心，而盡天工，教化之道，生養之方，以至刑賞賦斂征役之法，其精詳周密，莫備於周官司徒之職也。苟為民上而欲體天心，而代天工者，不可不心熟讀之，而詳明其義也。

我邦之於西土，雖彼此殊地，古今異宜，其法制有不可盡施用者，苟得其意，而盡其道，則亦可不以負天職矣。若治民者，不知代天工之義，而君以其位，為私有，百官以其職，為私事，虐天民而暴天物，則天譴豈可不畏乎？此聖人所以作周官，鄭重致意也。但周官之文，自非儒生學士，則有難遽通解者。因今以國字解之者，欲使凡治民政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皆句解義通，讀之猶讀邦彙國史，而後知聖人賦天之精意，而盡心於其天職也。獨於周官中，舉司徒諸職切要民政者而解之，因名之曰民政要編。因

保十四年癸卯春三月山縣文祥書於太華書堂
以云窗下

望樓記

今侯立興廢墜革舊弊百度以次舉政事一新矣而
昇平二百餘年武備不能無懈弛是以講武練兵備
器械嚴防禦是尤方今政務之所急也而我長之爲
州瀕西海海外諸蠻夷戎船巨舸往來乎海烟風濤
之間者或見或隱乍近乍遠時或伺我邊徼其情亦
不可測是不可以無不虞之備也是以沿海之地隨
處而設哨堡置烽臺以爲之備者亦已嚴矣歎府中
先是望樓一所在端坊中懸鐘以警時且以備火災
兵寇使吏晝夜更番莫怠焉其撞鐘也緩者警時也

急者報火災也。兩兩連敲者，告兵寇也。而以其在城市中，屋樓高低，樹木參差，烟雨之蔽，遮風勢之向背，不足以望曠遠，而鐘聲亦不能徧乎遠邇。於是朝議新建望樓五所：金谷、松水、兩橋之岸，及鶴臺、西崖、高句驪之濱、平安湖之津頭，併端坊所有。而凡為六所矣。夫海舶之來也，晝夜無時，風帆千里，衝烟破浪，其勢甚捷。當事之急，豈暇出令哉？於是鐘聲一發，遠近戒嚴，速於傳令矣。是望樓之設，所以為武備之一端也。古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是以平時為之備者，亦嚴而莫敢懈弛矣。故方今雖世治時平，而戒武事

備災寇者，所以奉上安民，且以固邦基於無窮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有國家者，其可不戒懼乎？樓皆落，因命臣禎記事由，且以錄主事有司之姓名，以俾揭諸樓上後昆，而知所以戒備云。天保十三年壬寅冬十一月

問諸生策

世唱國學者有常言焉曰神國曰神道神國以對世
漢神道以參儒佛所謂大八洲皆神之所生故稱神
國乎凡宇宙間山河沙石水產土毛皆神之所造為
人力之所能為乎哉 天祖自天降陟為神輔弼臣
僚皆陟降在其左右而後世人民皆其胄因稱神國
乎人皆受生於天死則祭為神異邦亦然獨我邦哉
上古稱人曰加微後世假神字填之是以稱神國乎
神即假而其實人也世界萬國中往不人國邪而國
學者每曰我邦者神國也以為特稱矣不知其所以

異異邦之義果何如歟其神道云者蓋邦俗貴鬼神
專以祭祀祈禳為務故稱其道曰神道乎異邦亦有
之漢宣之崇鬼神具禮之備其義之盛蓋有踰於我
邦者我豈獨之哉神道即王道祭天地祀祖宗受命
於上天鬼神以出政故稱其道曰神道乎即左廟右
社圜丘方澤明堂五祀之設所謂受命于廟受成于
學命降於祖廟降於社稷山川五祀於禘於嘗賜服
於嘗出田邑癸秋政堯舜文武之所至謹至重故曰
國大事在祀與戎豈獨之哉上世神祖以正直為
德後人宜刑而象之故稱其道曰神道乎異邦亦然

故直心為德中正為道必以上古神聖為矜式我豈
獨之哉人心為神故治心之道謂之神道乎誠意正
心天命性善之訓是心即佛之教豈有異耶或曰本
邦貴神明之統振古未嘗有闕闕天位者是人人性忠
慤有愈於異邦者是以教以忠慤之道名之曰神道
與儒佛異其名也雖然不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乎雖異邦外忠慤而豈有道哉且王統綿綿一姓不
易者異域亦有之獨我邦哉夫異邦所謂道者其大
原出於天有天地斯有人有人斯有道但庸凡不能
知焉已有聖人者出而抱生知之資窮理盡性順天

理自然而建之極以教天下後世故謂之聖人之道
其實人之道也人類之所在莫不有斯道也不知我
邦異邦籍未來之前亦有所謂神聖者而洞見斯道
立其教法以貽後世乎未知其道出何書蓋本邦之
有書古事記日本紀為最古然是固非傳道之籍亦
非神聖之作自季世追記上古之事豈足盡信哉且
及異邦籍既來也其談道者非儒則佛率不出二道
之外縱雖曰不假二道安知不陽排陰用乎若後人
耻謂我邦無道各道其所見強命之曰神道以與儒
佛相抗乎固不足取矣不知果有所謂神道者而特

然乎儒佛之外邪學者於本邦事實亦不可不講究
明覈也請於此二者詳聞其說

祭二孝子墓文

嗚呼余初聞二孺子之死也涕淚迸頤嗚咽梗胸悄
然不能自禁竟日為之朦朦抑余之於二子固無骨
肉之親亦未曾相昵比而感憤激昂遽至此者豈非
其至誠動人之所使耶嗟乎二孺子之孝於其親幼
而克順長而猶慕晨省昏定非一日之素惟歲乙亥
之冬其母奉一子既媿而血暈日危篤以瀕死二子
憂慙籲天百計治療備至但湯藥之無效二子進退
維谷將禱神以求冥助昆季相誓以絕穀羸體日浴
水潔身以齊宿維嚴冬之沍寒雪霰送而風飈號乘

寒

夜以蹇神爰涉松水之長皋餒而且憊膚凍而氣錮
竟不能歸家累尸而仆于路吁嗟嗟辱痛哉哀其何
其不淑也余視世之君子肆然縱其欲而昆弟相戕
父子側目比諸二子之行何其霄壤之相懸隔也夫
二子目固不識一丁矧聖哲之簡編乎而懿行如彼
豈其秉彝之性自然而然而刻身苦肝其志未達
而身先斃自世人視之誠不幸之大者也雖然吾察
二子之志嘗苦如飴視死如利死固非其所避則是
未可以其不幸而議也邦人頌其美君相感其義
父兄姻族與受國家之恩賜之教者皆人之所願

欲而二子則不期而得之其死固命也其榮足以勒
矣余也雖不文奉命勒文於石公命惟著隆碣有
赫萬古不朽人致其敬嗟乎二子可以瞑矣爰具薄
奠以薦其墓嗚呼痛哉尚饗

南野桂君像贊并序

南野桂君者，為能登守元澄君十一世之裔，實同族
弭左衛門宜澄季子先太君，養以嗣其後也。君諱廣
保，字季成，致仕稱道孚，南野其號也。甫弱冠，服官政
歷事于三朝，一為執政，三為行相，其間三十年。匡君
贊化，競國利民，豐勲丕績，不可勝紀。國稱為賢大夫，
至今嘖々于輿誦矣。嘗巖邑民負租，據山而相扇，君
速遣有司撫治之，黨忽解。泰桓公賜親書，賞譽之。
及國興學校，君最有力矣。年五十一，以病辭官，屏居
頤養。觀光公屢賜書慰問之，田獵必貺其所獲，寬

延四年遂以老病致仕。英雲公立也。首台君而圖
事許與而造朝特禮也。元文四年增祿千石以國儉
固辭不允而後受焉。其他三朝賞賜不違枚舉。明和
六年八十有二以壽終。四男五女子孫振々矣。按
狀君性好廉茶儉率下非公事而屢謁者不見焉。夫
勢揚々自熹者若將浼焉而薦賢延士汲々惟日不
足相府椽坂時存嘗議事而忤君旨翌日稱疾不出
君罷朝而往問時存且請見之以墨面挈手不可見
長者辭君曰詎傷請就屏而見焉乃不得已而延諸
外堂君懇慰病且曰昨日之議子之言是矣我將施

用之子雖病予加餐強起則國之幸矣時存深服其
忠篤明日即出其改過遇士大率如此晚年退而避
賢路託文雅以自娛其恬澹優為亦可想見矣嗚呼
如君者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贊曰

峩冠佩劍嚴乎風神服之稱兮文質彬彬。謇諤乎事
上寬恤乎率民口碑百歲芳名不磷。雖然徒聞其譽
孰若親覩其真德容威貌今而如新。

一聲菴鶴翁寫照贊并序

龍眉鶴髮道服佩劍洒然出塵者一聲菴鶴翁米壽之真像也初翁齡陞八秩也命画工寫壽像豐澤山田氏為之記再未至今復加八年矣而矍鑠依舊聰明不衰猶能杖屨徜徉至於湖山數里之外矣於是更使吉山氏寫此像蓋以向之所貌猶有未滿其意也翁自歲十三始為

容德公侍兒歷事于四朝官累歷顯要再增秩祿文政庚寅年七十四而致仕其間在職六十二年東西奔走竭力於職事不敢一日休息其勤勞何如歟

自旁人觀之則宜體勞神疲形容憔悴也而容貌豐
腴色澤光彩不減少壯時抑何故耶蓋翁性真率質
直行事寬厚接物恬然無私累是以雖職事鞅掌其
心常綽有餘裕公事之餘暇每託茶事以自娛當
是時脫然不知紳纓之縈其身是其所以保精延齡
也夫人心之艱險莫甚於私慾故小人之奔競爭利
途也趨炎附勢佞諛百端計贏慮輸心算紛紜譬猶
冒荆棘攀嶽岷涉巨浸踰狂濤千艱萬險其危苦可
勝言耶形憊精耗心苦身危固宜矣如翁之保壽豈
別有避穀鍊形之術哉唯其無私慾之累是以其心

恒平坦曠蕩以能全其天真矣今既陞米壽過此以
往踰耄至期豈可量乎哉像既成寄余乞題一辭翁
之歷官行事向者山田氏之所記詳悉今不復贅因
叙翁之所以得壽者為之贊曰

昂然高立飄然遠翀儼乎不滓者鶴耶翁邪養神全
精氣和心樂保壽無疆者翁耶鶴耶誰能寫精神宛
乎逼其真

書樂則樂戒後

故閣老白河侯既告老自彌樂翁其居曰樂亭攄情
乎風雲遊意於文墨從容乎自樂為而其樂也非徒
樂也蓋有所樂者而存矣其亭前立二碑自撰語而
為樂則樂戒以刺之於碑面所以樂其樂而戒其戒
也侯之德業固嘖々乎輿誦林祭酒嘗比之韓魏公
者蓋不誣也吾

世子得其樂則樂戒於祭酒之所既慕侯之為人因
深愛其文愛玩之餘略加數語以評之亦所以樂其
樂而戒其戒也

世子無他嗜好唯善之樂此一事亦其樂善之一端
云天保壬辰夏五月臣山縣禎謹題

事斯語跋

事斯語三卷我

崇文公所手抄而其余名者故祭酒述齋林先生也
孰名推實而

公之學可知矣蓋

公自幼好學不拘于章句不屑于文字舍筆而
咀實去浮而孰實慨然以古聖賢自期晨夕端坐掃
几對冊其心有所會則隨抄之有所自得則隨筆之
皆以為踐履之資矧于燭以繼晷而弗倦其隨讀
隨錄稍積成卷者此編乃是也其所學如是以

其一言一行未嘗有不本諸古人者矣。故自其童幼
出一語則出人意表，行一事則人駭其雋異者，蓋有
所由也。
公立僅數旬而薨，而闔國士庶哀痛號哭如喪考妣
也。夫
公之為世子也，問安視膳而已，其即位也，亦未嘗一
日執國焉，而其德之孚于國人，其何以能然耶？豈非
其至誠好學，砥躬礪行之效乎？而其舉而措之事業
者，皆有以待於他日矣。誠可惜也已。
公存之日，所筆記頗多，頃者侍臣校遺書，以此編尤

足以觀其學力精神也。先謚之以上之於

今族

今族，讀之，泣然出涕曰：嗚呼！

公篤學力行，常存意民瘼，而不幸短命即世，未及措
諸事業，實國家之不幸也。仲尼不云乎？孝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然則使先人之志有繼，而其業弗
墜者，則為之子孫者之所宜黽勉任其責也。吾雖不
逮，其亦可不奉此書以事斯語乎？乃常置諸其左右，
以備觀省焉。又將上諸木，以頒之於士大夫，使其體
公之志以佐政治矣。嗚呼！

公之學德盛矣而

今族又能繼其志而措諸事業者綱舉目張既已視其效又能推其慮以及群臣子孫者如此則

公雖亡亦猶存之日也臣幸遭遇此盛舉謹書其顛

末以貽後之觀者云

山縣 頴 拜手稽首謹撰

太華先生文鈔卷下終

